大易擇言 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三

上元程廷祚撰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卦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為夬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

也號號令也夬以剛決柔用明信之法而宣其號令如此即柔邪者危故曰孚號有厲也以剛制斷行令于邑可也若用剛即以尚力取勝為物所疾必有不利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宜有所往夬道乃成故曰利有攸往也

伊川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

既小人衰微君子道勝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
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
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
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
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必有戒懼之心
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
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
先修已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

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

紫陽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陰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辨正 紫陽朱子曰夬卦號字皆作户羔反唯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

通論 雲峰胡氏曰以五陽去一陰而彖為警戒危懼之辭

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復利往往而為臨為泰為夬也夬利往往而為乾也蓋隂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剛克之道不可常行若專用威猛則便為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所以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為所尚乃窮故也

伊川程子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柔雖消矣然

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旣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

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必至于純陽為乾乃為剛長乃終也

敬菴吳氏曰復利有攸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尚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正義 紫陽朱子曰澤上于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

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折中曰案澤上于天所謂稽天之浸也必潰決无疑矣財聚而不散則悖出故君子以施祿及下居身无所畏忌則滿而溢故君子之居德也則常存畏忌而已禮曰積而能散書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夫如是則何潰決之患之有

存疑 山陽王氏曰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安定說本此

安定胡氏曰夬決之世君必先以仁義之德自居于身然後可以明禁忌以示天下則當作明字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

伊川程子曰前趾謂前行九居初而壯于進躁于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巳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虛齋蔡氏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辨正 愚案初九雖乾體然剛而未堅當決之始而遽以壯見非所宜也且壯于前則後之勁不足以繼之豈制勝之道乎此自貽之戚也故曰往不勝為咎先儒謂夬與大壯相似故此爻與大壯之初九无異然大壯主于陽盛此卦主于決陰雖相似而實不同大壯之壯于趾言在下位而逞其剛強故曰征

凶有孚此爻之壯于前趾言當事之發端不量力而輕進故曰往不勝為咎彼必不可行而此尚可往兩爻亦未嘗无異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

秋山王氏曰謂非往之為咎不能度其可勝而後往之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正義　横渠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

伊川程子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秋山王氏曰彖言孚號而以有厲處之矣二剛得中

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

間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

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

愚案莫夜有戎勿恤蓋言戒備之有素以二秉至健

之德而能惕號故也張子之論最善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

以自處之善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辨正 愚案九三乾體之極剛過而躁故曰壯于頄幾事不密其凶可知君子處此則有道蓋夬主于決而非主于壯也決貴内斷于心而不貴外形于色也獨行者内斷于心之象遇雨若濡有愠雖蒙外侮而怒不形于色之象如此則无剛過之失而足以集事得夬之正者也故无咎舊解以獨行為君子與小人相應以有愠為衆陽所愠考九三之與上六

正符應例理宜相合而爻辭不然故又為此說皆未敢信

存疑

紫陽朱子曰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者也如此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又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目至于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故得无咎也葢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

虛齋蔡氏曰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慍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于壯于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于決而和也

存異

伊川程子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

紫陽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欲易之看來不必易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辨正

愚案君子夬夬言其決而和也故終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正義伊川程子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

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宅卦九居四其失
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秀巖李氏曰牽言引而進也衆陽共決一陰之時四
能自引以進則可亡悔然非有剛明之才必不能
信也
愚案夬卦五陽雖同為夬義而終以乾卦為主四屬
說體陽爻而處陰卦臀无膚其行次且言其進退
不安莫能自決之甚也牽者依附之意羊者羣陽

之喻也言當此之時惟自附于羣陽方得為君子之朋而可以亡其悔然以說為性者力必不足恐其聞是言而亦不信矣不信者望其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辨正 愚案位不當者謂四非剛位且以說體而乗乾也聞言不信其不足語于聽德之聰亦可知矣以不當位為陽爻陰位者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于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夬如莧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

餘論東谷鄭氏曰莧陸本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絕也如此

紫陽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草陸皆

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辨正 愚按五處尊位有世道之責當廓清陰類與萬物共由于中行然後无咎所謂其危乃光也中之未光以莧陸猶有存者則不得由于中行非所以免于咎矣傳文當為警之之辭程子之說似遠

存疑 伊川程子曰爻辭言夬夬則于中行得為无咎矣象

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
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
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
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
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正義 東坡蘇氏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

慈湖楊氏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

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
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放逸則失道矣失道終于
凶
蔣氏仁敬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詳味此爻若
如傳義說似為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孚號有厲之
意言雖是五陽决去一陰尚存為君子之計茍或
黙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困聖人之情何常慮小人
有凶也

存異伊川程子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呼號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愚按卦雖以五陽決一陰而爻辭率多危厲之意以陰柔據最高而未去慮死灰之復熱也況彖辭言

孚號九二言惕號而傳義乃以无號屬之上六號

孚不宜互異此必有誤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辨正 愚案彖辭傳言剛長乃終必待陰盡陽純而後足以當之今一陰未去則剛爲之不長矣一消一長閒不容髮爻辭言无號終有凶言卦至此不獨不足以爲乾且不可以爲夬矣終不可長言不能保其終之無害于剛而備之不可不早也姤之不可與

長與此同意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義衡水孔氏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于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紫陽朱子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至姤然後一陰可見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

故爲遇遇巳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折中曰彖女壯之義非以一陰始生于下爲壯亦非以一陰獨當五陽爲壯蓋卦以陰爲主陰而爲主即是壯也

通論 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

而憂虞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正義 北海鄭氏曰一陰承五陽苟相遇耳非禮之正女壯如是故不可取

翟氏子元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于天下也

東海王氏曰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

伊川程子曰陰始生于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子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矣

汴水趙氏曰柔遇剛者明非剛遇柔也

折中曰彖柔遇剛者以柔為主也如臣之專制如牝之司晨得不謂壯乎故不復釋女壯而直釋勿用取女之義

通論

東坡蘇氏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隆山李氏曰以一陰通五陽女下于男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理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石澗俞氏曰夬一陰在上而曰剛長乃終欲其終而為乾也姤一陰在下而曰不可與長恐其進而為遯為否而至于剥也

存疑　語類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

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于此

愚按彖傳之末言天地萬物者多即本義而推廣之此傳自天地相遇以下乃發明剛柔相遇之美于一陰而遇五陽之義初不相蒙朱子謹微之說求之太深子瞻以遯剝相提並論亦近于泥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正義　伊川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通論　泉峰龔氏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則曰施命誥四方在觀則曰省方觀民設教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曰省曰觀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正義　伊川程子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

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于其微而
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强之至也止之
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
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
見凶也羸豕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
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
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
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

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則无能為矣

紫陽朱子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通論

折中曰案一陰窮于上衆以為无凶矣而曰終有凶防

其後之辭也一陰伏于下衆未覺其凶矣而曰見凶察于先之辭也陰陽消息循環无端能察于先即所以防其後能防其後即所以察于先也

愚案九家易曰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以喻初宜繫二也據此則柅宜指二觀二為包有魚之象四則為包无魚愈可見未可以為一陰而繫于五陽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柔道牽者陰柔之道必須有所牽繫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正義 陸氏希聲曰不正之陰與剛中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于外

伊川程子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于陰其所説美故取魚象二于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于遇為

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

紫陽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巳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内而制之使不得逸于外也

通論

小舟李氏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能制陰者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于外當如包苴之魚包苴之魚義不及于賓也

敬菴吴氏曰九二既包有魚則當盡其防制之責以義言之不可使遇于賓也若不治而使遇于賓則失其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辨正 愚案九三居巽體之極猶豫寡斷欲制陰而不能臀

无膚其行次且進退不安而失其所據也危可知

矣然其行也未嘗即安于陰故也故无大咎舊解

以无所遇論似未確

通論

蒙齋李氏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

中故夬姤三四言臀

存疑

紫陽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

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

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辨正 愚案九三以不肯為陰所牽而行故曰行未牽也則雖次且而无大咎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其始志在求遇于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于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正義 衡水孔氏曰起動也无民而動是以凶也或謂凶由此起疑誤

伊川程子曰包者所裹畜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

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巳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辨正

愚案巽者入也陰入而陽受之九二之包有魚乃巽之正體也初六一陰既為巽之所有則乾不得而有之矣而九四以失位之剛正交外卦故為包无魚之象此理之一定也舊說以初與四為相應以

初六九四為正應見此處文辭不合故又為遇非
正道唯近者得之之說甚為穿鑿以不明于八卦
之體性也○起凶當如孔氏說即洪範之所謂用
作凶也言德不足以有其民則動而得咎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
上者有以使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正義衡水孔氏曰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

紫陽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愚案有隕自天言九五當時以隕越爲憂則有以持

天運于未然而陰物之在下者不至于蔓延而潰裂矣

餘論

横渠張氏曰杞之為物根固于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内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

存異

伊川程子曰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于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辨正 愚案廢興存亡莫非天命志不舍命言九五之存心恒若天命之无常而一旦隕越于下有隕自天即書之所謂墜厥命者是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愚案剛極于上則柔將愈長于下剛不平而與柔爭

故上九有姤其角之象則自失其中正之德而可吝矣此无所歸咎者也无咎與大過之上六節之六三同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四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兊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正義 衡水孔氏曰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復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又曰聚而无主不散則亂惟有

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也

伊川程子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

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葢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紫陽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兊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
又為澤上于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王假有廟
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
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
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
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
于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
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愚案大人即王也王假有廟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在上所以致萃者也利見大人亨利貞所謂天下之士皆願立于其朝天下之農皆願耕于其野此言在下所以成萃者也不能得萬國之歡心則雖用大牲而未必吉主治者苟非大人則衆雖聚而不知其所往象辭孔氏之訓最善

辨正 伊川程子曰萃下有亨字羨文也

平菴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

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泉峰龔氏曰假字疑當作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

王者致祭于宗廟以已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

所以為萃也

通論

趙氏茂實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

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

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

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

石澗俞氏曰比唯九五一陽天下皆知比于五故元
永貞言于彖萃有二陽則恐天下莫知所萃故元
永貞言于五亦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則言
于彖小過則言于五其義各有所取也

餘論

折中曰梁以彖傳觀之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无疑
王假有廟者神人之聚也利見大人者上下之聚也
用大牲吉廣言羣祀由假廟而推之皆所以聚于神

也利有攸往廣言所行由見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于人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義 山陽王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

伊川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

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于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于上既上下順說而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于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

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
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
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
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瞿唐來氏曰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

愚案利見大人彖辭尤重此句故傳之所重亦在聚
以正所謂順以說剛中而應與順天命及天地萬
物之情莫非正也即莫非利見大人之事也觀九

五以元永貞繫辭足徵聚正之義

辨正 郭氏京曰彖利見大人亨利貞案彖舉繇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四卦彖先舉繇辭後以義結皆无遺漏脫亦明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萃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咸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于道恒之理也萃之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萃之理也凡天

地萬物之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于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于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道于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贊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義 山陽王氏曰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伊川程子曰澤上于地為聚萃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

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紫陽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通論

秋山王氏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上于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地岸而聚澤則无隄防之勞以隄防而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

象為治世之防除治其戎器以為不虞之戒若以治安而忘戰守之備則是以舊防為无用而壞之也其可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辨正　愚案孚者相信之意物之所以聚而不亂者惟此而已有孚不終是相聚而不相信欲其无變不可得也故曰乃亂乃萃號者號笑者笑所謂亂也然方在萃初勿以為憂往求有剛健之德而能定亂者

信而從之則可以无咎矣此爻自始而要其終以明聚之道在于孚故二即言孚而五又有匪孚之語又案此卦内卦為衆外卦為衆之所萃故初與三凡兩言往言往而萃于大人則得其主矣義本明晰舊解失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

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

紫陽朱子曰初下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案先儒以應例爻程子謂初與四為正應者以此

然遇爻辭有異又往往委曲其說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辨正 愚案凡物之聚不以形而以心初六孚信不足以相結是其志亂也其志既亂則外之亂不待言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辨正 愚案此爻先儒以二五相應之例求之多以引為五之引二故曰必待引而從之則吉而无咎然信如此則不宜獨言引而宜云引而往吉无咎矣其說

終有可疑案六二處順體之中本巽于在下之羣陰而能率羣陰以歸于剛健中正之人謂之引者自我引物而言也孚乃利用禴言雖能率陰歸陽而尤以誠信為重苟能積其誠信則雖用薄祭可以交于神明而況于人乎言萃之本在于孚也

存疑 衡水孔氏曰引吉无咎者萃之為體貴相從就今六二以陰居陰志于進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就者也乖衆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无

咎也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安定胡氏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茍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于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當萃聚之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

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
可通于神明也
伊川程子曰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
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
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
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
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

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謂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紫陽朱子曰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辨正 愚案坤體主順以順于陽德也二處坤體之中而能率陰向陽以其能履至順之則而不少變易故曰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辨正 愚案内卦衆之象也爻至六三衆已極矣而未得其所聚之處夫擁衆多之民而不知為之所則有欲不遂有求不給將嚻然喪其樂生之心此禍亂之

所由起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矣當此之時惟有擇所從以安之可以无咎然事已至此而後徐議其所往亦可謂之不明于物理而難免于吝矣而往猶可緩乎曰小吝者戒而激之之辭也玩全卦以定爻義宜如此解然舊說皆不然未知是否

存疑 東谷鄭氏曰下二陰皆萃于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歎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于上上雖不相得不免小吝而亦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以小羞也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辨正 愚案巽者順從之義言剛德在上當往而順從之則得其所萃而不至于嗟如矣程傳以為上六巽順

而受之非也

九四大吉无咎

正義臨淄房氏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棄立大功可以免咎輔嗣之說）

伊川程子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

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有不當也

東谷鄭氏曰其位近其德同其為下之所歸亦同自非所謂至善則其君病之烏能无咎戒之也凡言

位不當其義不一此所謂不當者為其以剛陽迫
近其君也
梅邊熊氏曰九四九五皆萃之主九五在上之萃也
九四在下之萃也故九五曰萃有位而四象曰位
不當大吉无咎也上比于君以臣而有君萃之象
疑乎有咎者也
折中曰案鄭氏謂凡言位不當其義不一者是也然須
知是借爻位之當不當以發明其德與時位之當不

當

通論 愚案四五兩爻皆能聚人然四德勝于位五位勝于德傳于四曰位不當所以嚴臣主之防也于五曰志未光所以勵君人之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

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

紫陽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

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辨正

愚按民之所聚一在于德一在于位有其一皆足以聚人而德為尤重此卦四五俱為陽爻而四獨先得其所聚者以四最親于民而民但知有德位之崇卑初非所計也聖人于四明君人之德于五明君人之位言德苟如四則雖无尊位而民已歸之五有其位不患民之不歸而亦不可徒恃故曰元

永貞悔亡兩爻雖有分別大意惟欲君人者修德以為聚人之本而已解者謂萃卦以二陽統四陰又謂四以剛陽迫近其君皆不得其要也

通論

折中曰彖萃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與比畧同卦象澤上于地與比象亦畧同也故其元永貞之辭亦同元永貞悔亡即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餘論

童溪王氏曰五萃之主也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

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則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

語類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泉峰龔氏曰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

雲峰胡氏曰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

无其位有其位又不可无其德

愚案以經傳觀之九五之德實有未足其故以說體也若乾若坎在外卦則不止于是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正義 建安邱氏曰上六居萃之終究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于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

辨正 愚案說極于上必生驕泰之心以是居萃非所宜矣

況其所處乃滿而欲溢聚而將散之時乎當此惟
悲憂危懼方為明于持盈之道而有以固人心于
未渙庶免于咎文義與離卦六五畧同舊說以為
陰柔小人求萃不得或又比之孤臣孽子不得于
君親者但觀象傳未安上之語自知其誤今惟存
邱氏一說

通論
雲峰胡氏曰萃極盛之時也宜和說順適以應坤兌
之象今初則號三則嗟上齎咨涕洟何也禍福倚

伏盛滿難居故大象有不虞之戒而六爻皆言无咎者此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愚案下卦為衆上卦為衆之所萃諸儒于上六而言求萃故失之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正義 趙氏光大曰言危懼而不敢自安于上操心危慮患

深安得晏然而已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正義 北海鄭氏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中明德日益高大也升以德論為是

衡水孔氏曰南是明陽之方故曰南征吉也

伊川程子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

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愚案升與萃對柔而聚謂之萃聚而上謂之升升之取義宜主規模氣象蓋治道與學問其進而上皆有序而不可紊然每有所進則必有其規模氣象之不同者如中庸所謂悠遠博厚高明堯典所謂昭明協和時雍之類皆道之由漸而致者也所謂升也觀大象順德之說其義甚明與賢者登進之事无涉卦巽坤二體皆有從剛之能又內巽外順

前行而无窒礙是以元亨大人學則必躋于聖賢治則必底于王道如此而後爲升之至故曰用見大人勿恤也南征吉既云升矣則有進而无退南征者前行而順乎陽故无往而不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元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于五五以中順之德應于二

是以元亨也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折中曰柔以時升猶當以初六之義為重故六爻惟初六為大吉

愚案巽取以柔從剛坤則以順乎剛而得名此二卦

之所以合而為升也柔不可以自升而當從剛以升柔之從剛巽為最先　折中謂當以初六之義為重乃先儒所未發柔以時升既定指初六則凡柔爻皆初六也特所升者異地爾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義 衡水孔氏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伊川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紫陽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

初六允升大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于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于君當升之任者也允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于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應柔又无援應不能自升從于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紫陽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存異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志與三陰同升象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愚案卦之所以為升者巽也巽之所以為巽者順乎剛也與上合志即指順乎剛而言而呂氏乃謂志

與三陰同升蓋由不知巽之本義而遂失升卦之義也學者毋為所惑可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辨正 愚案柔順乎剛必以誠初六之允是也剛之納柔亦必以誠九二之孚是也二惟積誠以待方順之柔故能剛柔合德而同升乃利用禴言雖用薄祭而可以上通于神明言其升可必也无咎者孚而後无咎也〇又案爻辭與萃六二同然萃之六二明

以陰歸陽之義升之九二明以陽受陰之理其不同者如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于外誠積于中則自不得外飾故曰利

用禴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尚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于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于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辨正 愚案有喜即釋利用禴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能以孚誠事上不惟為臣之道无咎

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紫陽朱子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凡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卦重柔之能升九三剛爻而云升者柔自九二方合于剛此爻則剛與之升也虛邑取外卦之假

象以明无所疑阻之意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入无人之邑其近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辨正 愚案王用亨于岐山此積誠之驗也山非有情之物而王者能升其精意以為祭亨此其誠之所積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天下之物无不可格者矣其吉且无咎為何如乎于四爻而言用亨者柔始升

于上也言岐山者周封内之名山也舊說似未得
其解

通論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亨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
義朱子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而升而上通之
義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六五貞吉升階

正義　李氏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階言之

童溪王氏曰彖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

梅邊熊氏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辨正　愚按六五柔而得中升居尊位其得正而獲吉宜矣升階者為學致治皆有其序而无一蹴之功今柔自極下而升于五則其行有漸而必要于至其為有方而悉底于成柔順乎剛之效著矣升之能事畢矣故象曰大得志也爻義宜如此解舊說未可

信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義

折中曰案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極矣故初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辨正 愚案先儒以冥升與冥豫並論故謂此爻為知進而不知退其實非也豫上卦乃動體動極而不知止故為冥豫升之上卦則順體也以順而升者也且

下五爻並无不足之辭何至上六而不美如此蓋此爻乃治心之學也冥者不覩不聞之謂冥升者守其至靜以順乎天德也天德无極而我之升亦无極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有進无退惟聖賢之治心為然故上六以此終升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而用于貞正則為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

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辨正 愚案易中凡言富者皆陽也言不富者皆陰也冥升在上而曰消不富者至此則惟順乎天德而陰之

為陰將自是而消亡矣故曰消不富也

存疑 安定胡氏曰上六既不達存亡之義以至于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

伊川程子曰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也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大易擇言卷二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周清蒲